



第十一  
卷

服部文庫  
117  
80  
2





117  
80  
2

五雜俎卷之五

人部一

陳留謝肇淛著

唐太宗曰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金翠紈綺婦人樂也買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一尺之面億兆殊形此造物之巧也方寸之心億兆異向此人之巧也然面貌父子兄弟有相肖者矣至於心雖骨肉衽席其志不同行也人





巧勝於天也  
陸士龍有笑疾古今一人而已齊之雍門漢之許慶唐之唐衢皆以善哭稱可謂有哭疾也滑石梁好畏見子之影以為鬼而驚死謂之有畏疾可矣

杞梁之妻哭三日而城為之摧信乎其善哭也王莽帥諸生小民會哭南郊哭甚者除為呼嗟郎劉德願以哭貴嬪得刺史是教人以哭也如丁鄒巖與之哭和士開母程伯獻馮紹正之哭

高力士母又不待教而能者也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肥膚二尺趙伯翁肥大夏月諸孫納李八九枚於其臍中此必誤也李或是齶李耳大如櫻桃故可納八九枚也

堯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湯偏文王四乳仲尼面如蒙俱周公身如斷菹皐陶色如削瓜闕天面無見膚傳說身如植繭伊尹面無須麋故知



大聖大賢不可以形貌相也

九真女子趙姬乳長數尺馮寶妻洗氏亦長一尺暑熱則擔於肩李光弼之母鬚數十根皆異表也而或立殊勛或止作賊在其人爾宋徽宗時有酒保婦朱氏四十生鬚長六七寸庚巳編載弘治末應山縣女子生鬚二寸許又鄖陽一婦美色生鬚二縷約數十莖而皆無它異

舜重瞳子蓋偶然爾未必便爲聖人之表也後世君則項羽王莽呂光李煜臣則沈約魚俱羅

蕭友孜皆云重瞳而不克終者過半相何足據哉

風俗通云趙主好大眉人間皆半額齊王好細腰後宮多餓死夫細腰束素固自可入廣眉不脩醜莫甚焉不必半額也又云楚王好細腰羣臣皆數米而炊順風而趨夫婦人細腰可耳施之臣下將欲何爲此亦可笑之甚也

人有生而白毛者近人妖也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罔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



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上晉郡中亦有一人今年才二十餘歲耳而眉髮皓然舉體皆白毛無一根黑者兩目昏昏然不甚見物每里中雜劇輒扮作東方朔余已見之十餘年矣

人以鬚髮早白為不壽之徵此未必然晉王彪之年二十餘鬚鬢盡白時人謂之王白頭後至七十餘歲始卒余友林生者二十許頭即白今五十尚無恙也

崔琰鬚長四尺王育劉淵皆三尺淵子曜長至

五尺謝靈運鬚垂至地關羽胡天淵鬚皆數尺國朝石亨張敬脩髯皆過膝然相法曰鬚長過髮名為倒挂必主兵厄驗之往往奇中

相書云耳門小者其人富而恠又曰耳門不容麥壽可逾百夫既富而恠矣雖百歲何為

汾陽王足掌有黑子使渾瑊洗足而瑊亦有之知其貴而不壽張守珪使安祿山洗足亦然大凡足有黑子者多為貴徵漢高祖左股七十二黑子也然黑子欲藏生顯處多不在余見真州



一沙彌自頂以下黑子如織卒無以異人也  
 漢先主戲張裕多鬚曰諸毛繞泳居裕答之亦  
 云路泳君詳其語必當時以男子勢為泳也  
 人壽不過百歲數之終也故過百二十不死謂  
 之失歸之妖然漢竇公年一百八十晉趙逸二  
 百歲元魏羅結一百七歲總二十六曹事精爽  
 不衰至一百二十乃死洛陽李元爽年百二十  
 六歲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一十一歲食兼於人  
 頭有肉角穰城有人一百四十歲不復食穀惟

飲曾孫婦乳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一百一十  
 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范明友鮮卑奴一百  
 五十歲梁鄱陽忠烈王友僧惠照至唐元和  
 猶存年一百九十歲日本紀武內年二百七歲  
 金完顏氏醫姥年一百許歲此皆正史所載其  
 它小說若宋卿党翁之類又不勝其數也  
 山東濟寧州民王十能生元至正甲辰至國  
 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一十歲行止如常後不知  
 所終今其子孫住宅坊額尚在也相傳蜀雪山



遇異人致然。國初茹文中亦百餘歲。近時閩中林太守春澤公大廷尉如楚祖也。年一百四歲乃卒。已酉歲余宅艱家居地鄰郡庠之後園。園中有種蔬者。生弘治之癸亥。已一百七歲矣。老而無子。塔亦七十餘歲。又一歲乃死。彼固無養生之術者也。然孤寡貧困雖壽亦無益耳。至於末樂中楚一盜魁年一百一十五歲。尤爲可恨也。

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士固有不朽者。脩短何足論也。然進德脩業未見其止中途。擢謝萬世之下有遺恨焉。故曰人不可無年。

顏回不死可以聖矣。諸葛亮不死可以王矣。此不幸而死者也。賈生志大才疎言非實用長吉蛇神牛鬼將墮惡道天假之年反露其短。此幸而死者也。至於范雲沈約褚淵夏貴之輩又不幸而不死者也。

吾郡林太守春澤子孫皆壽逾八十。其家相傳



服松梅丸云取松脂用河水浸四十九日文武  
火煮令白如飴饴然後和烏梅地黃爲丸服之  
大便常秘結太守公年老生菓冰水不去口終  
不泄瀉然他人多不能服余同年沈茂榮爲監  
司求其方於林孫服之火盛慾熾日加煩渴不  
久而死是欲延年而反促壽矣故知脩短亦自  
天數也

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此古今所無之事  
而蕭梁鄱陽忠烈王恢亦有男女百人 國朝

慶城王有子百人 著足以媿美要亦王侯之  
家固宜爾爾士庶勝侍有限口食不充多男多  
累帝堯已慮之矣

隋麻叔謀朱粲嘗烹小兒以爲膳五代長從簡  
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爲食嚴震  
獨孤莊皆有此嗜至宋邕智高之母阿儂者性  
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噫此虎狼所不  
爲而人爲之乎

揚子雲曰富無仁義之行猶園中之鹿欄中之



牛也然以匹夫而富敵王公權侔卿相其人必  
非尋常見解故子長於貨殖諸子尤惓惓焉但  
古之致富者皆觀天時逐地利取予趨舍動合  
權變如陶朱計然其上者也卓氏程鄭鐵冶力  
作織造射利固已賈行而市心矣後世倚權怙  
勢納賄行劫如石崇王元寶之流迺豺狼蛇蝎  
豈獨牛豕而已哉

秦漢之富家如陶朱程鄭計然猗頓之外卓王  
孫家僮千人袁廣漢藏錐巨萬樊重富擬封君

析像貨逾一億糜竺僮客萬人而鄧通董賢郭  
況之輩又不論已其它杜陵樊嘉茂陵擊綱及  
如氏苴氏刀間姓偉張長叔薛子仲等貨皆至  
十千萬今之王侯有是乎石崇刀達之於晉王  
元寶鄒駱駝之於唐稱巨擘矣而李昊元雍動  
笑石家乞兒彼郡王宰相擅權納賄亦不過鄧  
通董賢之流何足道也宋不聞有巨富者當時  
天下金帛半為金遼括盡矣 國初金陵沈富  
字仲榮富甲天下人呼沈萬三云 太祖軍資



多取足馬後以事謫遼陽子孫仍富或云穴地  
得金或云有點化術不知然否其後縱有貨殖  
者不過至百萬止矣使石崇輩見之又不知當  
何椰榆也

富者多慳非慳不能富也富者多愚非愚不能  
富也此子雲所謂圈鹿欄牛者也

人而無子夫之儻民也然貧賤之家百無一二  
富貴之家此患不絕其故何也種有貴賤多寡  
自殊一也血氣未定多所斲喪一也嬖幸既衆

功不專精三也藥石助長無益有害四也務求  
美曼不擇福相五也嬰兒飽煖多生疾患六也  
要其究竟皆莫之為而為虞翻為子娶婦遠求  
小姓足使生子蓋婦之驕妬淫佚多令後嗣天  
闕也然而不盡然也

晉姚弋仲有子四十一人吐谷渾有子六十人  
宋張耆亦四十一弋仲不聞其有他術耆諸  
姬妾窳閭皆直馬廐每馬交合縱使觀之隨有  
御幸無不成孕



顏之推賦云魏姬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數有  
千百廿婦人孕至四十亦古今稀有之事也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故山陵險阻人多負氣江  
河清潔女多佳麗

齒居晉而黃頸處險而瘦晉地多棗故嗜者齒  
黃然齊亦多棗何獨言晉也瘦雖由山溪之水  
所致然多北方如滕縣南陽易州之處飲其水  
者輒患至江南千峰萬壑中居者何限不聞其  
有頸疾也至北方輿夫項背負重日久結瘤亦

如瘦狀但有面背之異耳嶺南人好啖檳榔齒  
多焦黑寧獨晉乎至於衍氣多仁陵氣多食雲  
氣多痺谷氣多壽恐亦未盡然也

韃靼種類生無痘疹以不食鹽醋故也近聞其  
與中國互市間亦學中國飲食遂時一有之彼  
人卽昇置深谷中任其生死絕跡不敢省視矣  
一云不食猪肉故爾

桂州婦人生子輒取其衣胞洗淨細切五味調  
和烹之以享親友此夷俗也然余習見富貴之



家取紫河車為丸千錢一具皆密令穩婆盜出血肉腥穢以為至寶不亦可旌之甚耶

紫河車欲得首胎生男者為佳相傳胞衣為人取去兒必不育故中家以上防收生媼如防盜然而媼貪厚利百計潛易以出其功不過壯陽道滋氣血而已而忍於賊人之子噫媼不足責也富貴之人亦獨何心哉

一產三男史必書之紀異也然亦有產四男者余在福州親見之守東門軍人妻也庚巳編載

武進人張麻妻一產五男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密婦陳氏一產七女此載籍以來所無者漢竇武之母產一蛇一鶴晉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唐大順中資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拆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宋潮州婦人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其它形體奇異者不可勝紀蓋其所感觸者異耳

晉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



者今人謂之半男女也又有二種石女一云實  
女無女體而亦無男體近聞毘陵一措紳夫人  
從子至午則男從未至亥則女其夫亦為置妾  
勝數輩侍之有伎親承枕席出以語人云與男  
子殊無異但陽道少弱耳一云上半月為男下  
半月為女般若經載  
博義半擇  
迦是也

晉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白中  
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  
性亦淫夫陰在首上不知何以受淫佛經載人

身受淫有七處前後竅及口與兩手兩足變也  
今西北軍士有以足變當龍陽者史傳載有以  
口承唾者亦有以口承便溺者其受淫又何足  
怪  
孛生者疑於兄弟或云後生者為兄以其足  
也此西京雜記所載蓋霍將軍時已有此議論  
矣然據引殷王祖甲許釐莊公楚大夫唐勒鄭  
昌時文長倩滕公季黎等皆以前生者為兄則  
知後生為兄之說不經矣乃世亦有其胞靠背



而生者孰從而定之余所見婦人有產數日而復產者卽祖甲以卯日生黿巳日生良亦隔二日矣嘉靖初京師民米鑑妻二月十一生一子十三生一子十三生一子近日范工部鈞內子得一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子此亦古今所未見之事也

陳后山叢談云郟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余聞之相入者婦人上腹有黑子者多孖生

晉時暨陽人任谷耕於野見初衣人與淫遂孕至期復至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遂成宦者宋宣和六年有賣青菓男子孕而生女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 國朝周文襄在姑蘇日有報男子生子者公不答但且諸門子曰汝輩慎之近來男色甚於女其必至之勢也葉少蘊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做官夫子女多寡聽之可也五十之年豈遽能閉關乎屋蔽風雨而止不必限之以年



也七十而後休官不亦晚乎人生得到七十復能有幾以余論之五十後不當置妾六十後不當作官七十後即一切名根繫念盡與勅斷以保天年可也

思慮之害人甚於酒色富貴之家多以酒色傷生賢智之士多以思慮損壽思慮多則心火上炎火炎則腎水下涸心腎不交人理絕矣故文人多無子亦多不壽職是故也然而不能自克何也彼其所重有甚於子與

壽也

昔人有言生而富貴窮吝極欲無功無德而享官爵又求長壽富如貧賤者何若又使之永年造物亦太不均矣許公言謂王子壽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故人之享福不可太過貪得不可太甚也

余見高壽之人多能養精神不妄用之其心澹然無所營求故能培壽命之源然世間名利色



五經總論 卷五  
愆之類澹而不求可也讀書窮理老當不倦若徒留留玩愒壽若彭聃何益之有

○人有被殺而無血者高僧不化往往有之唐周朴為黃巢所殺涌起白膏數尺元董稱霄為賊所刺惟見白氣一道衝天可謂異矣晉司馬睿斬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一丈三尺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此冤氣也長弘血化為碧亦是類耳相傳清風嶺及永新城婦人血痕至今猶存 國朝靖難時方孝孺所書血天

陰愈明貫日飛霜蓋從古有之矣

人死而復生者多有物憑焉道家有換胎之法蓋煉形駐世者易故為新或因屋宅破壞而借它人軀殼耳此事晉唐時最多太平廣記所載或涉恠誕至史書五行志所言恐不盡誣也其最異者周時家至魏明帝時開得殉葬女子猶活計不下五六百年骨肉能不腐爛耶溫韜黃巢發墳墓遍天下不聞有更生者史之紀載亦恐未必實矣



人化爲虎者牛哀封邵李微蘭庭雍之妹也化  
爲龍者丹楊宣賽母也化爲狼者太原王含母  
也化爲夜叉者吳生妻劉氏也化爲蛾者楚莊  
王宮人也化爲蛇者李勢宮人也若郝氏之化  
麟則死後輪迴以示罰耳

黔筑有變鬼人能魅人至死有游僧至山寺中  
與數人宿夜深聞羊聲頃便入室就睡者連襲  
之僧覺以禪杖痛擊之踣地乃一裸體婦人也  
將以送官其家人奔至羅拜乞命遂舍之他日

僧出見土官方執人生瘞之間其從者曰捉得  
變鬼人也

焦僂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千之數之極  
也然防風之骨專車長狄身橫九畝似已逾三  
十尺矣近代之所睹記若翁仲巨母霸符秦乞  
活夏馱等長不能過一丈至於今日有逾一丈  
者共駭以爲異矣短至三尺時時有之卽衣冠  
中間或一遇余在閩中見一人年二十餘首如  
常人自項以下纔如數月嬰兒弱不能行立髡



首作僧坐竹籠中昇之能敲木魚誦經然此乃  
奇疾不可謂之成人也萬曆甲戌甘肅掘地得  
中人顏色如生  
不知何種人也  
岳珂程史載姑蘇民唐姓者兄妹俱長一丈一  
尺國朝口西人長一丈一尺腰腹十圍其妹  
亦長丈許余親見文書房徐內使者長可九尺  
許余時初登第同諸部郎按本徐自內出望之  
如金剛神焉一刑曹陡見之而悸溺下不禁自  
中所見長人此為之最其短三尺者蓋常見之

也

京師多乞丐五城坊司所轄不啻萬人大抵遊  
手賭博之輩不事生產得一錢即踞地共擲錢  
盡繼以襦袴不數擲俛呼道側矣荒年饑歲則  
自北而南至於景州數百里間連臂相枕蓋無  
恒產之所致也

京師謂乞兒為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  
坊有鋪居之內積草秸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  
納一錢於守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之極者至



窖乾糞土而處其中或吞砒一銖然至春月糞  
砒毒發必死計一年凍死毒死不下數千而丐  
之多如故也

胎十月而子生精氣足也然亦有七月而生者  
亦有過期至十四五月者所感異也世傳堯十  
四月而產又云堯以前皆十四月而產蓋因莊  
子有舜治天下民始十月生子之說寧知莊生  
之寓言乎世又言老子八十一年而產此固不  
足信余所見大同中翰馬呈德其內人孕八歲

而生子以癸卯孕庚戌免身子亦不甚大但髮  
長尺許今纔二歲即能誦詩書如流對客揖讓  
無異成人其奇事也

孟賁生拔牛角烏獲舉移千鈞力之至也而將  
略不顯夏育太史噉叱咤駭二軍而身死庸夫  
不善用其力也項王拔山扛鼎意氣雄豪自是  
古今第一人物然鴻門宴上樊將軍拔劍啖肉  
目眦盡盡裂主人按劍而不敢動幾於勇而能怯  
矣業雖不遂未矣為千古英雄也漢李關張稱



萬人敵豈獨以勇力勝忠肝義烈蓋有國士之風焉不然彼典章許褚馬超曹彰等非不並驅中原碌碌何足比數也南北紛爭虓虎輩出高放曹羊侃奚康生盧曹彭樂張蚝鄧差麥鐵杖之徒史不絕書而位不過徧禪地未越尺寸惜其未逢英主以駕馭之宜其成就止此唐初秦叔寶尉遲恭薛仁貴等皆樊彭之流非絕世之具宋令文彭博通徒闔氣力而不閑鞞鈴其與冥然無支祈又何間哉鄧伯翊銅筋鐵肋不立

勳萬里外而棄家入道可謂善藏其用矣大凡勇力蓋世者當本之以忠義濟之以智術忠義不明徒一劇賊爾智術不足卽如關張吾不能無遺憾焉况其它乎

張蚝本張平養子通於平妾自割其勢後仕符堅至大將軍封侯驍勇絕倫稱萬人敵宦者以勇聞古今一人而已

羊侃於堯廟踢壁行直上五尋橫行七跡泗橋石人長八尺大十圍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非



徒有力蓋亦趨捷絕倫者其守臺城却侯景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國士之風至於侃近之矣  
盧曹以海神脛骨爲鎗時人莫能舉而惟彭樂  
舉之宋令文撮碓蓄書四十字以一手挾講堂  
柱起可謂震世神力矣而不能奪彭博通之卧  
枕陳安刀矛並發十傷五六一時目爲壯士而  
平先搏戰二交奪其蛇矛懸頭濶曲易若探囊  
王彥章鐵鎗馳突勇冠二軍而與夏魯奇一戰  
而躡雖有絕藝困於敵也

斬蛟者子羽飲飛菑丘訢周處鄧遐趙昱而許  
真君不論也刺虎則多矣任城王勇虎尾以繞  
背虎弭耳無聲桓石虔徑拔虎箭虎伏不敢動  
楊忠左挾虎腰右拔其舌元石明二一日而殺  
五虎可謂蓋代神力也已若徒搏之世不乏人  
也

韓延壽超踰羽林亭樓捷之至也羊侃踢壁五  
尋權武投井躍出沈光拍竿繫繩手足皆放透  
空而下柴紹之弟着吉莫靴直上磚城手無攀



援壁龍之號不減肉飛仙矣近來行繩走竿多出女子小人之戲而武弁之中未之有聞

近代穿窬之雄其趨捷輕儻有不可以人理論者如小說所載黃鐵脚及明時坊偷兒着草靴緣上六尺碑者亦飛仙之亞也嘉靖末年有盜魁劫大金吾陸炳家取其寶珠以去陸氣懾不敢言一日與巡按御史語偶及之其夜即至怒曰囑公勿語何故不能忘情既而嬉笑曰雖百御史其如我何我不殺公也一躍而去不知所

之此殆古之劍俠者耶又萬曆間金陵有飛賊出入王侯家如履平地其人冠帶騶從出入呵殿甚都與指紳交人不疑也後以盜魏國公玉帶為家人所告伏法惜其有技而妄用之也劇談錄載張季弘所遇逆旅婦人以指畫石深入數寸恐亦言過其實即不然亦木客野又非人類也德宗時三原王大孃以首戴十八人而舞恐扛鼎之力不雄於此汪節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碾上置二丈方木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



樂人一部時稱神力矣而王氏以婦人能之尤  
百舌所無也

太原民程十四者勇冠一時身長八尺筋骨皮  
肉殆非人類祖本徽州軍也至歙取裝里惡少  
有力者狎而侮之程怒奮拳挺之於牆去地尺  
許手足無所施羣少譟而擊之至於鐵尺搥其  
脛百數程若不聞也垂死乃放之嘗隨人出獵  
遇獵犬皆安耳依人衆恐有虎散歸程問故大  
笑曰虎何足畏獨特一巨挺入深林中伺之日

暝虎不至乃還程嘗自言在其鄉搏一虎生挾  
之欲歸又一虎突至倉卒中以所挾虎擊之兩  
碎其首焉斯亦下莊周處之儔與此萬曆初人  
也

小說載國初有吳齋公者力逾千斤嘗遇巨  
艦怒帆順風吳在下流以手逆拓之艦爲開丈  
許有劇盜聞之將甘心焉往謁之吳知微服應  
門曰客欲訪吾齋公耶少出尋至矣留客坐烹  
茶取巨竹本椹大者掖之若然碎爲數片盜心



驚問何人曰齋公之僕也盜默辭去每遇力作時取巨組如指者寸寸斷之始解此其驍獷豈在宋令文下而沒世無聞良可歎也  
彭博通宴各遇瞑獨持兩床降階就月酒看尊俎略無傾瀉近代如劉都督顯亦能為之余在福寧見戎幕選力士以五百斤石提而繞轅門三匝者為合式時浙營中有十數人又其翹者以石立兩人於上用右手擊之殊有餘任乃知千斤之力世未嘗乏也

人有千斤之力始能於馬上運三十斤之器余在白門親試之其有五百斤力者但能舉動而已不能運轉如飛也乃知關張秦叔寶王彥章之流兵器皆重百斤非萬斤之力不至是可身多得哉

武藝十八般而白打居一焉今人小厮撲無對者如小虎梁興甫亦足以雄里閭矣但用之戰場未必皆利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無其僧遊方者皆敵數十人流賊亂時有建議以厚賞



募之得精壯五百餘賊聞初亦甚憚之與戰佯  
北伺其夜襲擊盡殲焉則亦用之不得其宜也  
故練兵不若選將也

正統己巳之變招募天下勇士山西李通者行  
教京師試其技藝十八般皆能無人可與爲敵  
遂應首選然通後卒不以勲業顯何也十八般  
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  
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槁十四叉十五叉十  
六把頭十七綿繩套字十八白打十九之器全

人有頭斷而不死者神識未散耳非關勇也傳  
記所載若花敬定喪元之後猶下馬盥手聞浣  
紗女無頭之言乃仆買雍至營問將佐有頭佳  
乎無頭佳乎咸泣言有頭佳答曰無頭亦佳乃  
死蓋其英氣不亂故爾若淳安潘翁遭方臘亂  
斬首尚能編草履如飛湯粥從頭灌入崔廣宗  
爲張守珪所殺形體不死飲食情慾無異於人  
更生一男五年乃死則近於妖矣  
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萬世巧藝之祖無出歷山



老農矣黃帝之指南車周公之歌器其次也公  
輸之雲梯武侯之木牛流馬又其次也棘猴玉  
楮非不絕人倫侷化工幾於淫矣然亦聰慧天  
縱非可以智力學而至者大約百工技藝俱有  
至極造其極者謂之聖不可知者謂之神雖曰  
無益不猶愈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哉

北齊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二十六  
戶各有婦人手各執鑲才下一關二十六戶一  
時自閉若抽此關諸門皆啟婦人皆出戶前唐

馬登封爲皇后製粧臺進退開合皆不須入巾  
櫛香粉次第迭進見者以爲鬼工誠絕代之技  
也然運機發縱可以意推段瑄渾儀遞相祖述  
在能擴而演之耳元順帝自製宮漏藏壺置中  
運水上下價上設三聖殿腰立玉女按時捧籌  
二金甲神擊鼓撞鐘分毫無爽鐘鼓鳴時獅鳳  
在側飛舞應節價兩旁有日月宮宮前飛仙六  
人子牛之交仙自耦進度橋進三聖殿已復退  
立如常神工巧思千古一人而已近代外國珞



瑪竇有自鳴鐘亦其遺意也

今人語工程之巧者必曰魯班所造然魯班之後世固未乏巧工而班之製造傳於世者未數見也漢之胡寬丁緩李菊唐之毛順俱載史冊宋時木工喻皓以工巧蓋一時為都料匠著有木經三卷識者謂宋二百年一人而已國朝徐杲以木匠起家官至大司空其巧侔前代而不動聲色常為內殿易一棟審視良久於外易作一棟至日斷舊易新分毫不差都不聞斧聲

聲也又魏國公大第傾斜欲正之計非數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餘石置兩旁而自與主人對飲酒闌而出則第已正矣亦近代之公輸也以伎倆致位九列固不偶然

喻皓最工製塔在汴起開寶寺塔極高且精而頗傾西北人多惑之不自年平正如一蓋汴地平無山西北風高常吹之故也其精如此錢氏在杭州建一木塔方兩二級登之輒動匠云未瓦上輕故然及瓦布而動如故匠不知所出走



五系糸 卷五  
汴賂皓之妻使問之皓笑曰此易取但逐層布板訖便實釘之必不動矣如其言乃定皓無子有女十餘歲卧則交手於胸爲結構狀或云木經女所著也

國朝徐杲之外又有蒯義蒯剛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官至工部侍郎而能名不甚者

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然巧一也至於窮妙入神在人自悟分量有限卽幾希之間難於登天若曹元理趙達算術再傳之後漸

失玄妙非不傳也後人聰明無企及之故也它如管輅之上華陀之醫郭璞之地一行之天積薪之奕僧繇之畫莫不皆然後人失其分數思議不及遂加傳會以爲神授此政不可知之謂神耳豈真有鬼神哉

諸葛武侯在隆中時客至屬妻治麪坐未溫而麪具俟恠其速後密覘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因求其術演爲木牛流馬云蓋莊子所謂不龜手之藥或以封或不免於絝緝統者也自



武侯有此製而後世有巧幻之器如自沸鐺報時枕之類皆托之諸葛有無不可知也

南齊祖冲之因武侯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及欵器指南車之屬皆能製造此其巧思孔明之後一人而已其論鐘律曆法尤極精辨而喪亂之世不見施行惜哉

唐文宗時有正塔僧履險若平地換塔妙一柱不假人力傾都奔走皆以為神宋時真定木浮

圖十三級勢尤孤絕久而中級大柱壞欲傾眾工不知所為有僧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眾維而上已而却眾工以一介自隨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也亦神矣 國朝姑蘇虎丘寺塔傾側議欲正之非萬緡不可一遊僧見之曰無煩也我能正之每日獨攜木楔百餘片閉戶而入但聞丁丁聲不月餘塔正如初覓其補綻痕迹了不可得也二事極相類而皆出遊僧亦奇



算術自皇甫真曹元理趙達之後未有能繼之者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玄妙者也北史綦母懷文傳載晉陽館有一蠕蠕客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具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實數并辨赤白若干赤白相半若干於是剝而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此其算法視元理不知鼠之爲米又高一着矣隋諸葛穎宋邵堯夫其次也國朝唐應德先生極精算術與顧應祥司寇皆以神

算自負云一城中可算若干人一廡中可算若干米分毫不差然未經試驗今其法具在亦未有能傳之者也

唐公常云知曆數又知曆理此吾之所以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所著勾股測望論勾股容方圓論弧矢論分法論六分論發揮備矣余在吳興訪顧司寇子孫問之皆不得其傳爲之歎息坐上一客曰縱使傳得亦將安用一笑而罷



五經系 卷五  
南方好傀儡北方好秋遷然皆胡戲也列子所  
載偃師爲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十云  
自齊桓公伐山戎傳其戲入中國今燕齊之間  
清明前後此戲盛行所謂北方戎狄愛習輕趨  
之能者其說信矣

古今不甚相遠者惟有醫之一途蓋功用最切  
優劣易見人多習而精之故也然扁鵲之視五  
臟癥結華陀之剖心傳藥不可得已李子豫徐  
秋夫孫法宗許智藏之技其通要眇鬼物猶或

憚之况常人乎甄權王彥伯張仲景葛洪錢乙  
之輩史不絕書觀其著論造極投七解厄若運  
之掌功參造化不謂之聖不可也夫醫者意也  
以意取効豈必視方哉然須博通物性妙解脉  
理而後以意行一不則妄而輕試足以殺人而  
已

梁新遇朝士風疾告以不可治趙鄂教以食消  
梨而愈王太后病風飢液不可進許胤宗以黃  
耆防風煎湯置牀下熏之而能言年少食鱸不



五藏經 卷五  
快眼前常見小鏡趙卿誑以會食使服芥醋而  
愈富商暴亡梁新因其好食竹雞知爲半夏毒  
薑汁灌之而愈桐城孕婦七日不產龐安時鍼  
其虎口使縮手而遽下皇子瘵瘵錢乙以土勝  
水水平而風自止進黃土湯一劑而安吳門孕  
婦不下葛可久以氣未足初秋取桐葉飲之立  
下此以意悟者也史載之治朱師古之食掛徐  
嗣伯治老姥之針疸賈耽視老人之蠱瘕徐之  
才視乘船人之蛤精疾周顧知黃門腹中蛟龍

以無命門脉而知爲鬼此以博識者也醫和診  
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僧智緣每察脉知人禍  
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此以理推  
者也意難於博博難於理醫得其意足稱國手  
矣

漢郭玉善醫雖貧賤厮養必盡心力而療治貴  
人時或不愈和帝問之對曰貴者處尊高以臨  
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  
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



強不能使藥二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唐許胤宗人勸其著書以貽後世者答曰醫特意取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惟用一物攻之氣純而速愈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猶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獲之術亦疎矣一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

也噫旨哉一幸之言其知道乎進於技矣後世貴人召醫十九蹈郭玉之言庸醫視病不可不思胤宗之旨也

唐太宗苦風眩百醫不効而張憬藏以乳煎草撥飲之立差韓晟矢貫左髀鏃不出者二十年劉贊傳以少藥立出之步履如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王克明一針而動履如初朱彥脩治女子瘵疾皆愈唯頰丹不滅膏可久刺乳而立消此技之有獨至也至於剗破腹背斷截腸



胃抽割積聚前洗疾穢如有神道設教則吾不敢知若猶技也竊恐理之所無麗安常以為史之妄者良不虛也已

世間固有一種奇疾非書所載而療治之方亦殊恠僻非人意思所及者如賈耽所視老人耳聾痕世間無物可療惟千年木梳及黃龍浴水飲之又有噎死剖腹得鼈者白馬溺淋之恚化為水一云藍汁治之有患應聲蟲者人教以讀本草至雷凡獨不應遂以主方投之立差又有生

面瘡者諸藥飼之俱下咽至貝母則閉口瞑目乃捩而灌之遂結痂云此亦奇矣余所記憶蔡定夫之子苦寸白蟲嚙腸胃間如萬箭攢攻醫教以勿食良久灸猪肉一大臠銜而勿嚙如此半晌覺胸間嘈雜不可耐乃以檳榔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暴下如傾得蟲數斗尚能動云此蟲惟月二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故先以灸誘之令其畢赴然後一舉而鐵馬西湖志載醫



者為吳太師治馬蝗雜記載劉大用為衛承務  
子治水蛭法皆與此同不可不知也

宣室志載渤海高生病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  
醫曰有鬼在臆中藥亦可療者藥飲之吐痰斗  
餘膠固不可解刃剖之有一人自痰中起初甚  
么麼俄長數尺倏忽不見鬼藏臆中已奇矣而  
知臆中鬼者亦神手也不著其名惜哉此與猱  
藏頸樂神藏鼻中何異  
有皮膚中生蟲如蟬走作聲如小兒啼者治用

雄黃雷丸為末搽猪肉上熱啖之有手足甲忽  
倒長入肉痛不可忍者葵菜治之有面上及遍  
身生瘡如猫眼有光彩無膿血痛痒不恒者寒  
瘡也雞魚葱韭治之有遍身肉出如錐痒痛不  
能飲食者青皮葱燒灰淋洗飲豉湯解之有遍  
體生泡如甘棠梨破之水中出有石一片如指  
甲大去之復生以荆三稜蓬莪木為末酒服之  
有灼艾痂落後瘡肉忽片片如蝶飛去痛不可  
忍者熱證也大黃朴硝為末水服之此等奇疾



雖世所希有姑筆之以當異聞

宋范縉叔末年得奇疾但漸縮小如小兒臨終形僅如三五歲耳此疾終無人識太平廣記載有人患此經年而復故又松滋令姜愚忽病不識字數年方復故又有人得疾視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皆如鈞竟無能治之者

宋秘書丞張鏐有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右常苦熱巾襪袍袴紗綿相半終歲如是太平廣記載無目表第亦然可謂異疾矣

陶穀清異錄載蓋屋士人有蛀牙疾一日有聲發於齧齧若人馬喧騰而去痛頓止夜半復聞來聲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呵殿以次入口中痛復大作其言似幻妄余同年歷城穆吏部深家居得疾耳中嘗聞人馬聲一日聞語曰吾輩出遊郊外卽似車馬驟驢以次出外宿疾頓瘳至曉復聞人馬雜遝入耳中疾復如故穆延醫治百計不効逾年自愈始信書言不謬

又浙有士人一指忽痛指甲間生一珊瑚高一



寸血色氣纒成海市人物城郭樓臺醫謂火所致服以大黃始愈故曰暴病多火惟病多痰醫者不可不知也

善醫者不視方蓋方一定而病無定也余在山東室人產後虛悸每入眼卽有氣一股從下部上攻直至胸膈閉急而寤如是五晝夜殆矣諸醫泥方惟以補氣血投之益甚庠生馬爾騏者曉醫語之曰此火也急則治標何暇顧氣血投以胡黃連一進而熟寐一晝夜諸症脫然萬曆

辛亥九月在家侍兒忽病氣逆不可計一僧喜方者曰此氣不歸元耳六味丸可立愈也投之久而如故且吐出原藥僧怖曰胃有寒痰不受藥矣非附子不能下也余信且疑時有良醫薛子勉者家芋江距城二十里病且亟迺飛騎迎之至診視笑曰易與耳投以蘇子蘿蔔子梔子香附等少許飲之貼然且告之故薛大驚曰凡氣逆者皆火也附子入口必死無疑僧亦媿服至今齊中國手推馬生闔中推薛生也



五藥錄 卷五  
古之醫皆以鍼石灸灸爲先藥餌次之今之灸  
艾惟施之風痺急卒之症針者百無一焉石則  
絕不傳矣古之視病皆以望聞問切爲要今則  
一意切脈貴人婦女望聞絕不講矣夫病非一  
症攻非一端如臨敵布陣機會猝變而區區仗  
諸草木之性憑尺寸之脈亦已踈矣况藥性未  
必遍讀但據本草之陳言脈候未必細別徒習  
弦澁之套語殺人如芥可不慎哉  
余里中有齊公憲者二代習小兒醫而至公憲

尤極精妙凡遇痘疹未發時一見卽別其吉凶  
生死百不爽一也性落魄嗜酒每痘疹盛行時  
門外圍繞常千百人肩輿於道聚衆攘奪齊每  
自病之欲棄去而不能也余行天下見諸小兒  
醫未有及之者卽謂錢乙復生可耳

痘瘡者乃造化之殺機兒童之劫數非可以常  
理測也世人沿習之論但云胎毒所致故有謂  
成胎以後勿復再幸者有謂初生之時採取其  
口中血者有謂懷胎十月勿食醴厚煎燂滋味



者至於燒臍煉砂兔血稀豆諸方言人人殊及其試之百無一驗况有同母共胎孿生者而稠稀迥若天壤又有一時氣運吉凶不同倘遇其吉比屋皆安若際其凶天札如麻至有一村之中無復見聲者此蓋長平坑卒南陽貴人之比而祿命醫藥至此盡不足憑矣但初發之時吉凶即可辨識熱甚而發驟者多凶熱微而發遲者多吉吉者靜以俟之凶者藥以解之無實實無虛虛無信庸醫謬方妄以異功木香等散投

乏守禁忌節起居慎調護謹飲食卽凶亦有變為吉者如其不然足以速其斃耳至於藥七之方則始終以解毒和中為主始則發散之既則表托之後則健中排膿如是而已其它奇方劫藥不可輕試也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恠性者必得恠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此格言也故曰君子依乎中庸

卜筮原無他術惟在人靈悟推測隱微固非可



以口傳而語授也如占雨得剝李業興以坤上  
艮下艮為山山出雲占為有雨吳遵世以坤為  
地土制水占為無雨而卒無雨上一牛先起得  
火兆郭生以火色赤謂赤牛先起麴紹以火將  
然烟先發謂青牛先起而卒如紹言乃知在人  
見解耳

皇甫玉善相人至以帛抹眼摸其骨體便知休  
咎百不爽一今江湖方外尚有傳捨骨相者如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僧兩目俱盲揣骨無不奇

中又高齊時吳士有雙盲者聞人聲音知其貴  
賤又襄歷試之無不驗者此與漢龍淵術同摸  
骨揣聲視相人又難矣時又有館客趙瓊其婦  
叔奇弓雖轉屬他人無不盡知時人疑其別有  
假托然總是術之至精耳六朝時有善相笏者  
相休祐笏以為多忤休祐以褚淵最為謹密乃  
陰換之它日淵見帝誤稱下官大被憎譴夫一  
手板棄之則溝中斷耳於人何與術固有不可  
知者耶它如李嶠之龜息周必大之帝鬚甘侯



頭低視仰馬周火色鳶肩博識者自當辨之未  
為神也

李筌為節度判官望東南有異氣而知安祿山  
之生賈耽為節度使見羣小尼入城而知有火  
患一人之識鑒可謂神矣筌註黃帝陰符經推  
演幽奧僉謂鬼谷留侯復生而耽於醫藥卜筮  
天文術數無不通曉信當代之異人也

卜自管輅郭璞之後至李淳風而神矣相自姑  
布子卿唐舉之後至袁天綱而神矣宋之費孝

先明之袁忠徹皆詣極絕倫上追千古數百年  
來未有繼之者也

生死禍福一定不易精術數者但能前知之耳  
不能逃也郭璞謂卜珙曰吾不能免公吏亦猶  
卿之不能免卿相然璞以忤賊臣而死雖死不  
猶愈於生乎桑道茂見汚偽命而哀求李晟以  
獲免雖前知之力而生不如死多矣鄭虔遇鄭  
相如告以禍亂而勉以守節勿汚卒脫於死前  
知者當如此矣



余妻父鄭叅知逮嘗自言未第時有江右金道人者善相百不失一嘉靖甲午秋鄭偕諸名士訪之歷歷如嚮獨不顧鄭鄭時自負才名恚之道人曰毋怒也秋榜後當奉告至期果下第復問道人道人道曰君相法在丁酉當魁省試鄭問何以爲驗曰至年髮當長尺許是其兆也遂去鄭心記之洎丁酉春髮果暴長尺許益自負秋初道人復至告之故曰未也人試之後額當隆起如贅然登第後始消耳已而果然既又問春

榜消息良久彈指曰尚遠尚遠吾不及見也鄭不懌遂不終問越十四年庚戌始成進士訪道人則已死矣

後時蘭溪有楊子高者跛一足挾相人術走天下其辨人貴賤貧富歷歷如見名遂大譟家致萬金嘗至閩一見宋中丞運昌而謂其必死一日至余齋中坐客不期而集者二十許人或文學或布衣或掾史貴郎丹青地師辨析無豪釐差謬人亦疑其有術者余聞扣之曰此無術



但閱人多耳然已後事多不肯盡言也  
鄧通富埒人主亞夫位至封侯而卒不免餓死  
相法誠不爽矣南史庾實家富於財食必列鼎  
狀貌豐美入謂必為方伯及魏尅江陵卒以餓  
死有褚蘊者面貌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  
終相人者安可執一論也

清波雜志載許志康論太素脉謂可卜人之休  
咎如智緣為王荆公診脉而知元澤之登第也  
王禹玉在坐深不然之余在真州江進之廷尉

言有易思蘭者太素脉甚神試之其說以左右  
各二部每部分為十年十年之中分作七十二  
至言亦甚辯時戊戌秋也余欲以明春入都四  
月補官問可得否易曰據脉夏方得行官期在  
秋余謂不然易傲然笑曰太素已定豈人脉為  
然余明年卒以二月行四月授東郡司理易言  
未嘗中也在東郡時又有以太素脉見者其說  
以心脉為君肝脉為臣君臣相應者為貴脉其  
言視易尤為支離乃謝遣之丙午至闕聞黃有



瞽者亦姓易精此術年八十餘老矣遣人以女  
車致之其辨人貴賤上休咎如神而不肯言診  
視之術診時每以一手屈人指自大至小五屈  
之卽瞭然矣時諸客遞診言皆如響間及婢僕  
脉亦知之余潛以手徃視良久驚曰此非凡人  
那得至此語之故乃大笑其人巖道貴賤禍福  
皆直言之故時爲人毆辱隱深山中惜其絕技  
終泯泯不傳也

五雜俎卷之五終



